

勝利還鄉記

(本文插圖刊第3、50頁)

●黃天邁 (前任駐巴黎總領事，駐加彭共和國大使)

萬眾騰歡還鄉情切

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我國八年抗戰終於獲得最後勝利。喜訊傳來，萬眾騰歡。政府籌備受降、接收、肅奸、防共、還都、復員，頭緒紛繁，自不用說。重慶的「下江人」喜極欲狂，忙着還鄉，計劃行程及交通工具，擺地攤，拍賣家用什物。憧憬未來美好時光，同時對在浩劫中屹立的山城，也不免有些留戀。駐華美國大兵紛紛作回國復員準備，放歌縱酒，乘吉普車在市區遊行，豎起大拇指連說「頂好！」當年歡樂氣氛留下深刻印象。曾幾何時，山河變色，令人慨歎。

公務人員因職責在身，不能自由行動，要隨服務單位還都，或派駐全國各地區。能否派往自己家鄉，要憑運氣，不可強求。也有不少人留在重慶，辦理結束善後，耐心等候調遣。我任職軍統局，勝利後隨局長戴笠先生往京、滬、平、津，幸償還鄉宿願。

北平生長權作故鄉

我生長在北平。老家在河北省安次縣一小鄉鎮，位置在平津鐵路中間站落益附近，是當年內戰及拳匪混戰要衝。水災蝗禍，黃沙遍地，遠非江南山明水秀魚米之鄉可比。我家遠祖於明末由浙江山陰遊宦京師，退隱後在此鄉置產落戶，世代耕讀。先祖父母逝世時，我隨父母奔喪回去過兩次，當時年紀還小，印象模糊。伯叔析爨後散居各地，多在平、津。在鄉下的遠房族人已寥落無幾。先父鑄九公連續供職前清外務部、民國外交部及國民政府外交部，為「三朝元老」，抗戰初期退休。我家一直住在北平，我自幼有老夫子在家教授國文。上學由滙文小學、滙文中學、美國學校至燕京大學。大學畢業後一年，以外交官身份出國。時為民國十七年，我年廿二歲。鄉下孩子城裏生長，北平權作故鄉。

先到上海轉赴北平

我隨戴笠先生先到上海。戴先生忙於肅奸工作。我負責聯絡美國海軍。錢大鈞市長與戴先生會商，內定以王新衡出任新聞處長，我為外事處長。我

以上海人地生疏婉辭。戴先生說：「你是北方人，回家鄉看看也好。」於是我隨戴先生去了北平。

我離開北平整整十七年，廿二歲出國，卅九歲回來。城郭猶是，人事已非。有「王侯第宅皆新主，文武衣冠異昔時」之感。北平老百姓善良馴順，各種環境都能適應。無論朝代變更，兵荒馬亂，都安之若素。敵偽時代，人們表面恭順，內心積怨無處發洩。勝利來臨，河山光復，羣情歡躍，以為今後必有好日子過。「天上飛來的」與「地下冒出來的」都成新貴。有人安份守己，也有人跋扈囂張，甚至追尋「五子登科」。老百姓深感失望。識者認為是不祥之兆，預測必有災禍來臨。

戴先生僕僕風塵，一心為國，率領同志淬礪奮發，去惡除奸，人心稱快。在烏烟瘴氣中透出一片彩霞，人們又有了新希望。不幸戴先生遇空難殉職，斯人不作，赤氣瀰漫，老百姓又遭一次浩劫。

戴先生在北平臨時行轅在什錦花園，是街名，並非花園。隔壁是吳（佩孚）大帥住宅，吳被日本人謀害後門庭冷落，已寂寂無聞。我家在北平曾兩次遷移。原住趙家樓（也是街名），對門為曹汝霖住宅。五四運動時，我才十二歲，未能參加學生運動。但親眼看見學生衝進曹汝霖住宅的歷史鏡頭，激發愛國情操，立日後獻身救國運動的決心。我讀中學時代，搬家到水磨胡同。不久又搬到馬匹廠，都在東城。新址為燕京大學緊鄰，（三年後燕大遷校西郊海淀）我往返上課省了不少時間，在家聞鐘聲跑步去課室還來得及。同學們常來我家聚首，因而交了不少朋友。此次回來，我在故居看望，物是人非，房屋已易主多次。父母弟妹等仍在上海，家人僅一伯母及堂妹住在北平。我住北京飯店。還鄉竟無家可歸。人生如寄，亂世到處為家，家鄉觀念就逐漸淡漠了。

移節天津闔家團聚

我又隨戴先生到了天津。美海軍設有情報小組，與我方交換情報。我代表戴先生與美方聯繫，交換有關蘇俄及中共情報。蘇俄在東北掠奪我國工業及兵工設備物資，將接收日軍武器轉交中共，使中共坐大。我方截譯中俄共電報，使我方洞悉他們的陰謀詭計。我與美方共同研判，認為對日戰爭結束，對俄戰爭恐將開始。美海軍艦隊及海軍陸戰隊無意撤退，助我海運國軍部隊至東北外，隨時升火待命。無奈美總統杜魯門有懼俄症，嚴禁美軍介入我截亂軍事行動，迫我與中共和談，遂有馬歇爾來華調處之失策。開羅會議時，羅斯福承諾為我國裝備九十個師。中美所屬忠義救國軍亦獲美方承諾，擴大裝備。日本投降後，美援不繼，一切中斷。美國對蘇俄退讓，對中共縱容，以致局勢惡化。美海軍軍官莫不同聲憤慨。

戴先生奔走國事，往來於重慶、南京、上海、平、津之間，不遑寧處。戴先生每到北平，即電召我臨時隨節。我往返平、津，以行止不定，未及安家。後來李漢元（時任天津警察局長）為我找到一所住宅，為三層樓房，十分寬大。我接父母弟妹自上海來津。軍統局安排亡妻及小女自重慶飛津。闔家得以團聚，為人生一大樂事。先父母年逾耳順，不見白髮，精神健旺，尤為可喜。家人在津尚有三叔（豫巽）已退隱不問世事。堂兄黃端（景呂）及黃方（矩甫）也住天津。景呂大排行居長，是我們同輩的大哥。他與表叔傅冠雄（筱峰）在北大同列國學大師黃侃（季剛）門牆，博覽羣籍，尤精書法。傅筱峰畢生追隨顧（維鈞）少川先生，少川先生對內公私翰札，佳篇麗什，皆出自傅小峰之手。他在使館由主事做到參事，病故華盛頓任所。我大哥

景呂淡泊自甘，一度當選省議員，與張廷諤（直卿）共事。勝利後張直卿出任天津市市長，邀我大哥出任要職，堅辭不就。我在求學時代，深受我大哥薰陶，淵別重逢，其樂可知。

我在天津一年後調職北平，由北平而南京、臺灣。大陸淪陷前，友好幫忙，先母與幼妹靜得搭最後輪船來到臺灣。先父及兩個弟弟皆陷大陸。靜妹在中學教國文，在臺北與張沛霖結婚。我多年在海外工作，幸賴靜妹侍親，奉養無缺。先母於五十八年仙逝，享壽八十有六，安葬大直天主教公墓。先總統蔣公為題墓表「教忠有方。」

我自加彭任所回國奔喪，未及見最後一面，抱恨終天，徒悲風樹。

風氣保守結拜金蘭

天津風氣保守，想係受前清遺老及官宦世家影響。禮數繁縟，遇婚喪喜慶，一循傳統禮節。磕頭作揖，穿西裝時也跪拜如儀。過年（農曆）鑼鼓聲喧，爆竹震耳，彼此拜年，紅包濫送。我在國外多年，十分不慣。好友數人換帖，義結金蘭。有常小川、劉靜遠、陸仙洲、李金洲、張建中、傅有權、王魯翹，連我八人，我是老六。來臺後，陳仙洲出任省警務處長，張建中為監察院監察委員，傅有權曾作陽明山管理局主任秘書，王魯翹曾任臺北市警察局長。我與傅有權外，皆先後作古。每懷昔日盛事，輒憶陸放翁佳句：「孤鶴歸飛，再過遼天，換盡舊人。念壘壘枯冢，茫茫夢境，王侯蠅噓，畢竟成塵。載酒園林，尋花巷陌，當日何曾輕負春。流年改，嘆腰圍帶賸，默鬢霜新。」

民國十六年，我因奔走黨務，在天津被奉系軍閥褚玉璞逮捕，羈押戒嚴司令部軍法處，隨時有被槍斃的可能。幸賴張（學良）少帥以電話命令褚玉璞將我開釋。為完成手續，須找舖保。當年商人怕事，涉及「亂黨。」（軍閥稱國民黨為亂黨）更不敢出頭。父執邊守靖（潔清）邊四爺（天津人如此稱謂）以直隸總商會名義為我具保，我才得脫險。此為十八年前事，我去看望邊四爺，重申謝忱。邊四爺說：「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。如今你衣錦還鄉，就是後福。」我說我渤海倉皇，依然故我，說不上後福。

晴天霹靂戴笠殉職

民國卅五年三月十五日，戴先生由天津搭專機飛青島轉飛南京。十八日噩耗傳來，十七日專機在南京附近失事，戴先生殉職。驚愕震悼，同志們都悲痛欲絕。南京公祭，我親撰輓聯一付，句句出自肺腑，未計對偶之工拙。聯文如後：

溯從黃埔出征，中原抗戰，股肱元首，暢曉軍情。威揚瀛海神州，三江五嶽。摧毀兇鋒頑敵，創懲惡勢奸邪。方期未艾，忽噩耗驚傳，聽億萬人遍荒野悲聲，仰念奇勳，蓋世功名垂宇宙。

憶自春申議事，蜀隴追隨，忝預戎機，常陪樽俎。待節陝甘滇豫，寧滬燕津，綜研國際縱橫，華美邦交輯睦。曾幾何時，遽音容闕寂，隔三千里向秣陵痛哭，感恩知遇，平生俠義薄雲天。

平津同志各設靈堂祭弔，痛失導師，危疑震撼，羣情惶惶。我意與關珊，本想遵戴先生遺言，往南京投附宋子文先生。宋先生曾面允派我出國，做外交工作。

正在猶豫，忽接鄭介民先生電召，急往北平。鄭先生為軍調部政府委員，辦公室主任唐保黃外調，鄭先生要我接任。公誼私情，義不容辭，於是我又重返北平。

軍事調處勞而無功

我到北平後，鄭先生要我住什錦花園，我就住在戴先生生前所住房間。一切佈置仍舊，不免睹物思人。軍調部鄭先生外，有參謀長蔡文治及各處處長。我陪鄭先生出席三方面委員會報：鄭先生、饒伯森及葉劍英。我負責與饒伯森助手楊帝澤少校連繫。我審核各處所擬致美方公函及說帖，處理鄭先生對內公私函件。軍調部本部業務外，我主持監視偵防葉劍英、黃華及中共工作人員行動。情報方面，我研判有關蘇俄及中共軍事情報，與鄭先生會商機要。共黨不遵守停戰協定，無視軍調部決議，攻擊國軍，霸佔交通點線，擴大叛變。軍調部調處無功，等於虛設。鄭先生兼國防部保密局局長，後以軍調部清閒，在南京時多。我與蔡文治留守。鄭先生數度電召我去南京與司徒雷登大使連繫。蔡文治仿效美方做法，組織我方軍官俱樂部，週末舉行舞會。軍調部一年後關門，遂曲終人散。

我燕大後期同學分佈政府方、美方及中共方，共三十餘人，半數為共方人員，女性居多。我與政府方及美方同學經常聚會。共方同學則藏頭露尾，不敢與我們接近。

共黨滲透，無孔不入，政府方面亦有不穩份子受共黨蠱惑利用，故須隨時提高警覺。葉劍英、黃華等於軍調部結束後皆返延安，但留下地下工作人員，經我方零星破獲，其中竟有陪蔡文治打牌的女友。

妻患肺病名園休養

亡妻張雅南在戰時重慶，吃苦耐勞，營養不良，患初期肺結核。到北平後病情加劇，由名影星陳雲裳之夫婿湯醫師為義務治療。湯醫師囑往郊外靜養，以避煩囂。我們在頤和園租得「邵窩殿」三間房屋，有小庭院。亡妻携一女傭同住居住。環境清幽，門外濱湖，亡妻經常在湖邊靜坐釣魚，常有小鯽魚上鉤。入夏荷花盛開，接天蓮葉，荷香撲鼻。冬天湖上結冰，可以行人。遇雪則六花飛絮，滿地瓊瑤。我與小女雪圍週末前往相聚，有時城內友人來吃烤肉。美景良辰，歡樂無極。有時我與小女在湖邊冰厚處溜冰，別有風趣。小女進天主教修女主持的聖心學校，極為用功，在校每試必列榜首。平時我上班，她上學，缺少休閒時間。週末遊園，一家歡聚，為多年流亡生活中所少有。我也曾接父母來園小住，先母行動不便，先父則走遍全國，健步如飛。一年後亡妻痊愈，我亦調職南京，告別頤和園，不勝悵惘。

母校燕大在海淀，為往頤和園必經之路。我曾在母校多次。課堂、宿舍一切如舊，「未名湖」明媚不減當年，溜冰場已不知去向。當年終日前往鵝候的女生宿舍接待室依然有吸引力，人面桃花，難溫舊夢。校後門外一小餐館，我在校時常往光顧。老關名常三，他隨校自城內盔甲廠搬到海淀，是學

生們的老友。我這次回去，他已不在人世。

餐館的伙計還記得我，殷勤招待，話及當年男女同學趣事，回味無窮。

破獲諜網調職南京

軍調部結束後，鄭先生調我接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長。前任馬漢三已改任公職，為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長。我在站長任只有半年。在半年期間，僥倖破獲中共諜網及地下電臺七處。包括地區為華北、東北、西北，為勝利後最大規模的破諜案。開始破案頗富戲劇性。緣有「飛簷走壁」的一個「穿窬盜」，姓段，姑隱其名。偵緝隊將其拘捕，我要隊長李連福將段某交給我，我曉以大義，勸他改邪歸正，為公家做點事。軍調部時期，曾派段某去中共幹部住處「翠明莊」偵察，作用不大。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。破諜案用上了他。

一個夜晚，負責電監同志劉醒吾來看我，他說偵測到一座地下電臺，幾經縮小偵測圈，發現目標，是一普通住宅，大門上掛一塊招牌為「中國國民黨熱河黨部駐平辦事處」。劉醒吾問我可否行動，我說立刻行動，不過我要派人先去偵察虛實。當派段某到涉嫌房屋上偷窺，果然發現有人戴耳機面對發報機工作。於是集合軍警及公開秘密情治人員於夜間前往，先由段某由房上進院，打開大門，軍警一擁而入。工作人員立即控制發報員，令其繼續工作。當場搜獲密電本及各種情報通訊資料。拘捕共黨報務員李政宣及孟良玉，他們的妻子譚電員張厚佩及李毓萍。我們以保障他們生命的安全換取他們的真誠合作。

我當即在弓弦胡同組成專案小組，由各公開及秘密情治單位主管出席，每晚會報，計有馬漢三、張家銓、倪超凡、李連福、祝維屏、谷正文等十餘人。緊鑼密鼓，閃電行動。

根據資料，口供及電臺呼號通報，抽絲剝繭，發現電臺、共諜及我方為共黨工作人員，成果豐碩。計拘捕共諜北平市政局長董劍平、貝滿女中教員田仲英、陳璉（陳布雷的女兒）陳璉的夫婿袁永熙。又捕獲為中共工作人員保定綏靖公署參謀長謝士炎、副處長丁行、設計委員余心清、西安綏靖公署機要秘書陳宗經、東北行轅新聞專員李年、瀋陽防守司令部新聞處長王書鼎等。同時破獲中共地下電臺共七處。

陳璉為陳布雷先生之女，共黨竟向中樞機要幕僚滲透。陳誠、胡宗南、孫連仲幾位方面大員，統帥國軍部隊，與共軍作戰，有共諜滲入，我方參謀作業洩露無遺，多麼可怕。謝士炎被捕後猶矢口否認，經核對筆跡，送中共情報確為謝親筆所寫，謝始俯首認罪，淚流滿面，連說「我對不起校長。」蔣公為軍校老校長，謝是軍校學生，良心發現，故有此語。我將全案報告携往南京向局本部報告。鄭局長及毛副局長極表欣慰。我蒙蔣公召見，面予嘉獎。

軍統局局本部以我「立功」，又需要由我連繫司徒雷登大使，故調我為辦公室主任。我到南京後，滿以為日後仍有回平、津機會，孰料竟與平津永別。現政府雖開放大陸探親，我已無親可探。我今年八十有三，來日無多，求如勝利還鄉，遙遙無期。

「悵燕然未勒，南歸草草，長安不見，北望迢迢。老去胸中有些壘塊，歌罷領着酒澆。休休，但帽邊鬢減，鏡裏顏凋！」

——劉克莊 沁園春